

TIANTANGXIAJING

天堂

◆ 金振林 等著

陷阱

◆ 辽海传播出版社

天堂

◆ 金振林 等著

TIANTANGXIANJING

陷阱

◆ 辽海传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陷阱/金振林等著. ——北京:五洲传播出版社, 2002.1

ISBN 7-5085-0001-6

I. 天... II. 金... III. 报告文学 — 作品集 — 中国 — 当代 IV.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98878 号

责任编辑:赫 璜

编 务:李 丽 李 杰

装帧设计:闫志杰

插 图:冯椒生

天堂陷阱 金振林 等著

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中国北京北三环中路 31 号 邮编:100088

电话:(8610)82008174 82008228

网址:www.cicc.org.cn

字数:220 千字

插图:24 幅

开本:175mm × 235mm 1/16

印张:19

版次: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刷:中华商务联合印刷(广东)有限公司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 7-5085-0001-6/1 · 22

定价:24.80 元

目录

出版者的话

万里寻师磨难记.....	金振林	3
天国无路	文啸远	48
殉葬者的轨迹.....	新 学	68
魔掌上的花朵.....	方 琪	80
寻访亡灵.....	李乔亚	95
石狮见证.....	苗 昶	109
上洞悲风.....	甘 毅	123
毁灭之家.....	张同贵	145
噩梦醒来.....	楚剑锋 于崇龙	164
昂贵的“天堂”门票.....	王晓华 王春波	182
花季少女的畸变.....	王晓云	193
人与魔.....	张茂龙	211
黑结.....	萧 木	236
天上的陷阱.....	李 实	261

出版者的话

这是一部报告文学集，真实地记述了“法轮功”痴迷者杀人害命的触目惊心的案件。

本书所收集的十四案均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，其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情节皆有案可稽。对于所发生的血案，既不避讳也没有刻意渲染。

本书的作者深入生活、再现案件，他们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娴熟的艺术表现手法，描述了“法轮功”练习者由健康正常的人成为痴迷者、再成为杀人者的犯罪轨迹，剖析了“法轮功”痴迷者走入歧途、杀人害命的真实而又扭曲的心路历程，其中有不少警世的理性思考。通过他们的笔端，读者看到了那些既令人感到恐怖又让人哀怜的“法轮功”痴迷者，攀着虚无缥缈的“真、善、忍”的“上天的梯子”，通向李洪志所设计的“天堂陷阱”……最终酿成了一幕幕血泪斑斑的人间惨剧！

相信读者们沉浸在故事悲情中的同时，会铭心刻骨地痛恨邪教；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远离邪教、远离“法轮功”。

万里寻师磨难记

【湖南】 金振林

“过去师父在深山,如今大师满街转”。

一个品学兼优的高中生,由于痴迷“法轮功”,卖猪卖牛历尽磨难,寻找所谓“师父”,终于走上了弑父弃家的不归路。人们要问,到底谁是祸首?

—— 引子

一 李洪志郴州传功

1994年。李洪志这个东北人,虽在全国公众面前还很少有人问津,但在气功界,可是声名大噪、炙手可热的“法轮功”祖师爷。那些痴迷于“法轮功”的善男信女们,只要得知李洪志在某处讲学传功,便不远万里,蜂拥而至;在他们看来,能亲聆李洪志的教授,无异于取了真经。

1994年7月15日,湘南重镇郴州市显得分外热闹,来自

全国各地的“法轮功”练习者八百八十人，云集在郴州体育训练中心。其中，有个刚满十七岁的小青年，早早地进入会场，找了个靠近讲台的座位，正襟危坐地等着李洪志师父的出现。

他就是湖南省嘉禾县一中高 115 班的学生王学忠。

七月骄阳似火，湘南更是湖南省有名的火炉，可是，王学忠不怕热、不怕苦，一门心思要找到心仪已久的气功大师李洪志。为了节省每一分钱，并且表示自己对李洪志师父的虔诚，王学忠省吃俭用，将姐姐给他治病的五十元放在怀里，从一百多里外的嘉禾县龙潭镇大泉村，整整步行了两天，才到达郴州市。

郴州体育训练中心便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女排训练基地，从这里走出去的女排姑娘们曾经五次获得女排世界冠军，所以，郴州有家体育宾馆便取名“五连冠宾馆”。可是，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，今天却成了李洪志讲课传功的地盘。

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，主持人向听众宣告：

“今天，1994 年 7 月 15 日晚上七点半，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，盼望已久的法轮大法李洪志老师光临郴州，亲自向八百弟子讲课传功，这是我们全体练功学员的幸福，也是我们郴州的光荣。现在，让我们热烈欢迎李洪志师父……”

李洪志双手合十，微笑着从后台走到前台，开宗明义第一句：

“我今天到郴州讲课，是跟郴州有缘份，要不是郴州人的热情执着，这一场辅导课就泡了汤啦！”

“谢谢李洪志师父对郴州的关怀！”主持人带头鼓掌，于是，整个大厅里掌声雷动。坐在前边的王学忠泪流满面，手都拍红了，差一点狂呼“李洪志师父万岁！”

这个训练班为何一波三折，差一点泡了汤？事情还得从头说起。

1994 年 1 月 6 日至 13 日，郴州市气功研究会的两个离

休干部,带领十多人去广州工人文化宫参加李洪志主办的“法轮功”学习班。在学习班期间,这两位老干部与李洪志单独会面两次,商请李洪志到郴州办班。李洪志欣喜地说:“你们郴州有缘,恰好我在七月上旬有十多天空闲,那就去郴州一趟吧!”当场就签订了“中国法轮功筹办传播班协议书。”时间定在7月8日至15日。所收听课培训费二一添作五,双方各得一半。

拿到这份李洪志亲自签名的协议书,郴州站的头头们如同接到圣旨一般,回来后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备。1月17日,向河北、河南、福建、广西、广东等省市和湖南省各地市及郴州各县、市、区发办班通知书,并规定每人收培训费五十元(后改为三十元),报名费两元,从5月11日开始接受报名。可是,正当郴州站的头头们忙得不亦乐乎时,5月24日,北京“法轮功”研究总会发出通知:郴州七月办班计划取消。这无疑是一盆冷水当头泼来。但郴州站的头头们并不气馁,他们一方面通知各地传播班停办;一方面亲自向北京总会汇报,苦口婆心地请求继续办班。郴州功友的执着,终于感动了李洪志,同意郴州在7月13日到17日办班共五天。6月30日,郴州站将全体工作人员分成宣传组织、财务后勤、辅导练功、安全保卫四大组,印制了一千张门票(北京发了一千一百个学员证)。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,人们正翘首等着北京传来好消息,盼着李洪志大驾光临;可是,7月9日,北京来电话通知说:13日,李洪志不来了,办班推迟到年底。

究其原因,原来是李洪志的老婆到了北京,李洪志要陪她游览京城名胜古迹!

这一盆冷水把郴州站的头头们泼得天昏地暗!怎么办?通知发了,钱也收了,外省的学员已经启程直奔郴州……

郴州站的头头们简直要向北京总站下跪磕头了,电话里好话讲了一大箩筐,可北京李洪志仍不同意来郴州。后来,大

概李洪志被郴州站的虔诚所感动吧，他缩短了与老婆共游京城的时间，在7月11日通知郴州：将于7月14日乘飞机到长沙。

郴州站的头头们欣喜若狂，奔走相告，仿佛郴州历史上将出现奇迹一般。

两个头头借了一辆日本皇冠轿车，直奔省会长沙，14日下午五时终于接到李洪志，当晚，住在东海楼宾馆。次日凌晨四点来钟从长沙出发，途经南岳衡山时，李洪志忘不了在南岳大庙朝圣，之后于中午抵达郴州。下午四点，郴州站的头头们会见李洪志，接着大摆宴席，为李洪志接风洗尘。晚上七点半，正式上课。

所以，主持人再三感谢李洪志光临郴州，那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对于主持人的苦衷，前来听课练功的八百八十名学员不一定能理解，尤其是十七岁的王学忠，他才不管你为了办这个班，站里的头头们吃了多少苦头，他惟一的目标要见到朝思暮想的气功大师、他的祖师爷李洪志。

李洪志在讲台上又说又做，时而自诩为救世祖，时而又答应为学员治病，什么性命双修、意念、修炼层次、天目、磨难，还有什么附体，弄得王学忠头昏眼花，莫衷一是。

然而，李洪志的几句“真言”，王学忠一下子就听进去了。

李洪志说：

“我们法轮大法还有一个极其特殊的和所有功法都不一样的最大特点。我们法轮大法不走丹道，我们这套功法是在小腹部位修炼一个法轮，在学习班上我亲自给学员下上。我在讲法轮大法的时候，我们要陆续给大家下法轮的，有的人有感觉，有的人没感觉。法轮是宇宙的缩影，具有着宇宙的一切功能，他能够自动地运转、旋转。他在你的小腹部位永远要转下去，自动地从宇宙中吸取能量……”

王学忠下意识地在小腹部摸了摸，仿佛在师父讲学时倏忽间，一只法轮钻进肚皮下边，在小腹部那么正转、反转，他觉得小肚皮上发出了热量。他坚信，李洪志师父真是金口玉言，今天能由师父亲自给上了法轮，这一辈子受用不尽……

李洪志在郴州四天，白天在学员陪同下，游苏仙岭等名胜古迹，夜晚讲课。7月18日晚上传授静功后，便乘火车去了广州。李洪志此行除了净得一万五千七百一十四元外，他的书和练习磁带公开出售，也卖了不少钱。

郴州由于李洪志亲自讲学传功，加上他在1994年6月18日亲自批示“同意建立郴州辅导站”，“法轮功”在郴州及附近各县区迅猛发展。1994年7月至1996年初，郴州十一个县市区都相继成立“法轮功”辅导站，人数达到五千多人，而王学忠所在的嘉禾县，截至1999年7月22日国家依法取缔“法轮功”止，已发展六百二十三人。嘉禾是郴州的重灾区，郴州又是湖南的重灾区……

在郴州上万练功者中，受害最深、命运最惨的当数王学忠了。

姐姐给他看病的五十元，他心甘情愿地都用在“法轮功”上了，除了三十元培训费、两元报名费外，剩下的十几元，他又买了两本李洪志的书，等到离开郴州往回走时，才发现已身无分文。李洪志在郴州只讲了四堂课，便捞去一二万元，其中就有王学忠治病的五十元！

他穿着双硬塑料鞋，顶着烈日，从郴州往嘉禾走去。渴了，他喝几口自来水；饿了，在小饭铺那儿讨点剩饭残羹，填饱肚子再走；那双塑料鞋断了带子，他就光着脚，在火辣辣的水泥路上跋涉，一步一串汗水。他坚信，这是在法轮大法的光照下磨炼自己，所以，他也不觉得苦和累，心想，学了大法，他的病也不必治了，一定会自愈。他不住地念叨着：“我见到李洪志师父了，我有李师父的法身保护，我身上有小法轮了……”

二 大泉村的小秀才

嘉禾县是郴州市辖的一个很小的县城,全县人口三十三万,比起邻近各县,它是个小弟弟。嘉禾地处山乡,交通不便,主要经济来源靠农作物,还有几个年总产量一百万吨的小煤矿,其中有个罗卜安煤矿,王学忠的父亲王继龙便是这儿的煤矿工人。

王继龙的老家在龙潭镇大泉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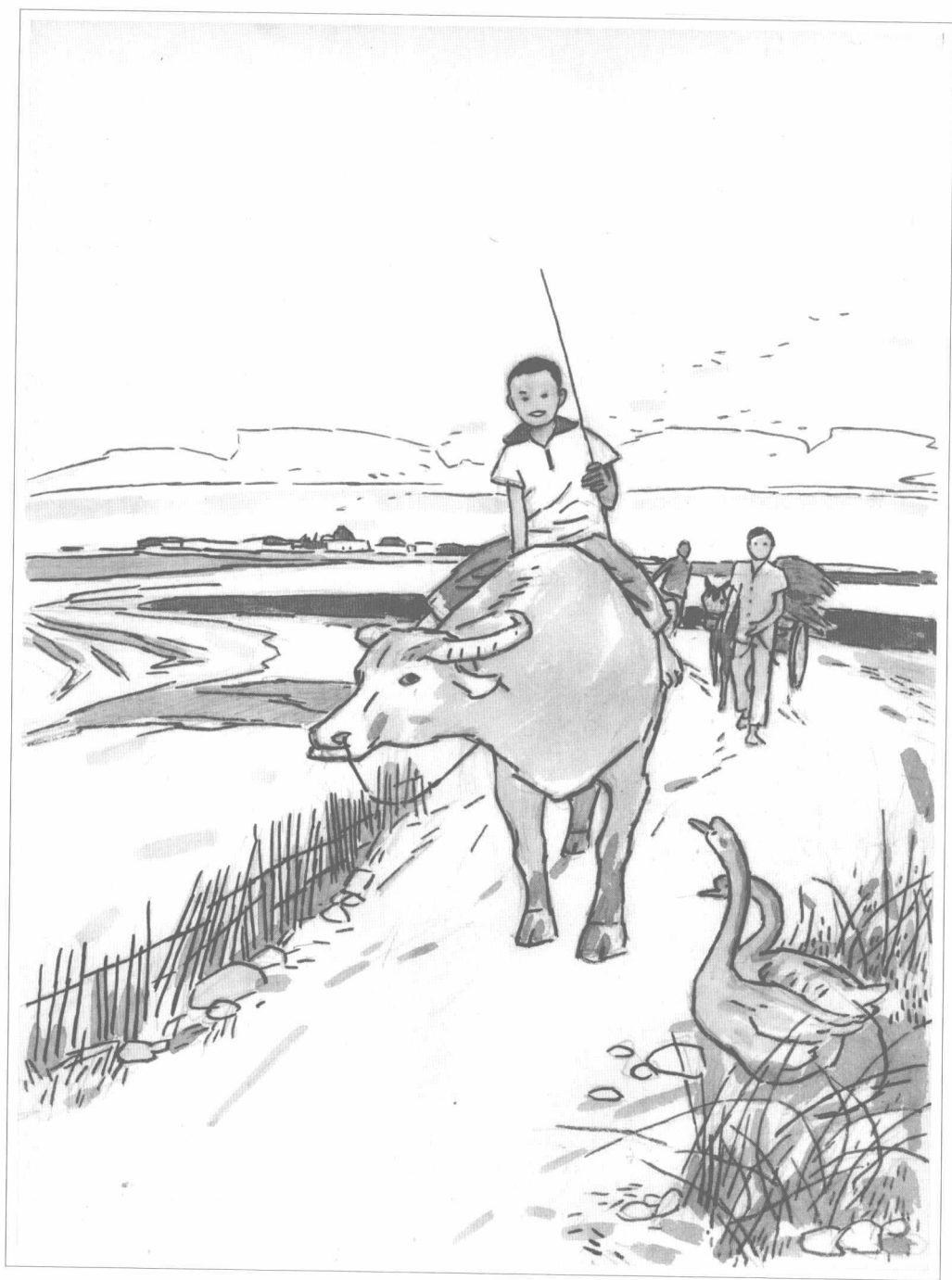
大泉村是个美丽的小山村,可用“青山廓外斜,绿树村边合”来形容。尤其村头上那口泉水,日夜不停地汩汩喷涌着,泉水清澈见底,水底上一粒粒砂子都看得清清楚楚,谁见了这妩媚清凉的泉水,都想弓下身去,痛快地吸吮几口。大泉村因此泉而得名。

王继龙的妻子叫吴三女,跟丈夫一样,老实本分。王继龙在煤矿挖煤,吴三女便在家操持家务,伺候几亩水田和几丘山土,还养鸡喂猪。小两口勤劳节俭,日子过得满不错。

不久,三个女儿冬梅、小梅、爱梅相继出世,王继龙开始发火了,对妻子吴三女斥责道:“你怎么搞的,连生三女——怪不得,你叫吴三女!冬梅、小梅、爱梅,‘三梅’,我王继龙真的倒了‘霉’,一个接香火的伢子都没得!”由于他家“超生”,虽然村子里罚了款,矿上也批评了他,但传宗接代思想根深蒂固的王继龙,不生个男孩决不罢休,不久,又生了第四胎,仍然是个妹子,他想,再不叫“梅”(霉)了,改叫王小花吧!

然而,生不了继香火的男孩,他誓不罢休,终于,在粉碎“四人帮”的1976年秋天,吴三女又怀上了;夫妻俩烧香拜佛,哀求老天给他们送个伢子来。

1977年6月24日,第五胎终于生下个白白胖胖的伢子,真乐得王继龙笑得合不拢嘴,见人便说:“菩萨保佑,我王家有救了。”



大泉村是个美丽的小山村……

村干部调侃地问他：“王继龙，生了五胎，还生吗？”

王继龙呵呵笑道：“不生了，不生了，我和三女都四十岁的人啦！我这伢儿，一个顶十哩！”人们道：“王继龙，你中年得子，必有后福啊！”

这男伢子取名王学忠，小名忠伢子，有好好学习、忠于人民的意思。王学忠从小聪敏伶俐，不仅他的父母、姐姐视他为掌上明珠，村里的大人小孩也挺喜爱他。

王继龙把他当成心肝宝贝，矿上一放假，他飞快地赶回家，搂着忠伢子亲呀吻呀；有一次还让忠伢子“骑高头马”，徒步走到矿山，当着工友们，把自己的忠伢子大大炫耀一番。忠伢子是他的命根子，跟他的四个姐姐是不能同日而语的，好吃的先给他，漂亮衣服尽他穿；四个姐姐都没读什么书，用王继龙的话来说：“反正是人家的，读书有什么用！”王继龙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忠伢子身上。

忠伢子虽然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与疼爱，但并不娇纵，他跟四个姐姐处得很融洽，跟村里的孩子相处也和睦；忠伢子从小有些腼腆，不多话，但他时时处处都善于动脑筋。在七岁读书之前，他是母亲和四个姐姐的小帮手，扯菜呀，捡红薯呀，喂猪潲呀，他样样能干。

七岁上学那天，王继龙专门请了一天假，回村来送忠伢子进学堂，那个小书包是他从县城百货公司买来的，还让王学忠的姐姐在书包上绣上“王学忠”三个红字。

1983年9月1日那天，刚满六周岁的王学忠背着书包——书包带子长了点，书包老是打他的后脚跟，蹦蹦跳跳地跟村里的小孩走进教室。王继龙再三叮嘱他：“学忠，你上课要认真，要听老师的话……”；王学忠噢噢地答应着，坐上新课堂。王继龙两手背在身后，脸上漾满了笑容，一直踮着脚，从窗口看儿子上第一课。俗话说，儿子是自己的好！这孩子，无论他是欣喜、沉思还是发怒，王继龙总是越看越喜欢，百看不

厌。

王继龙下了决心,哪怕自己讨米要饭,也要让学忠读书,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出人头地,荣宗耀祖,为王家争口气;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,只好在地下挖煤,这差事又苦又脏又累,还常有生命危险,瓦斯爆炸、冒顶、塌方……随时会夺去自己的生命。

王学忠的确是个好孩子,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和老师的教诲,他读书很有灵性,很有天份。上课时,他两眼盯着老师和黑板,下了课,活泼调皮,跟小伙伴们疯成一堆,而考试的时候,他总是第一个交卷,而且门门功课得一百分。有一次,语文老师见他提前半小时交卷,没有一点儿差错,老师喜不自禁地在他卷子上划上“104”分,并且写了四个字:“用心可嘉”。学忠还小,不知“用心可嘉”是什么意思,但他晓得,这是老师在鼓励他、表扬他哩!

小学读了六年,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名列前茅,总在一、二、三名之内。

大泉村因地处偏僻,交通不便,老人们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,所以,现在的村干部和老农们,特别重视教育。“再穷不能穷教育,再苦不能苦孩子”,是村民们的口头禅。他们的乡规民约中有一条:凡在学校读书,考试成绩在一、二、三名之内的,学杂费全部由村委会出资!所以,王学忠读完小学,家中没有交一分钱学杂费。

这可是王继龙最大的骄傲,他总是自豪地对人说:“论学费,我王继龙也交得起,可偏偏忠儿要替我省了这笔钱!”得意之情,溢于言表。

1989年9月1日,十二岁的王学忠以优异成绩考取行廊中学(县三中)。初中三年,他的学业成绩总在全班前三名,加上他的性格渐渐内向,平时遵守校规校纪,尊敬老师,与同学相处融洽,因此,他以品学兼优被学校保送到全县重点中学

——嘉禾县一中读高一。王学忠成了大泉村的小秀才，村里老老少少引以为荣。

1992年9月，刚从罗卜安煤矿退休回家的王继龙，怀着满腔希望，把独子王学忠送到县城。望着跟自己个头差不多高的儿子，他心潮澎湃，他以慈父的真挚，替儿子找到宿舍的铺位，替儿子摊铺。发现寝室里的同学，都有一双新球鞋，他便悄悄地走上街头，花几十元买了一双据说是名牌的足球鞋，送给儿子。临走时又拉着儿子的手，将袋里剩下的几十块钱塞给他，说：“学忠，到一中读书可不容易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将来考上重点大学，给我们王家争气，也给我们大泉村争光，那样，我就死而无憾了。”

王学忠孩子气地搂着父亲的脖子，笑道：“爸爸，你这样的好人，怎么会死呢？将来，我大学毕业了赚到很多的钱，让父母二老过上舒心的日子；给村里捐钱，把那条土路修成汽车道；如果我学医，我要发明一种长生不老药，让父母至少活一百岁！”

这些话，出自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之口，做父亲的听了，比在六月伏天吃了冰淇淋还舒心啊！

王继龙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嘉禾一中，王学忠也把父亲送了一程又一程，直看到父亲坐在汽车上，向他挥手。同车的人发现，这父子俩的眼里都含满了热泪，真是舐犊情深、父恩似海啊！

三 青春误区歧途

古今中外的许多生理学家、心理学家，对于人的青春期都有很多精辟的论述。他们认为，一个人的青春期（14周岁—16周岁），是一生中最关键、也是最危险的时期。青春期的青